

焦點評析

首屆「中國-中亞峰會」的意涵與影響

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f the “China-Central Asia Summit Asia Summit”

沈有忠 *Yu-Chung Shen*

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

*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
Tunghai University*

一、前言：天可汗再現？

第一屆的「中國-中亞峰會」已於 5 月 18、19 日在中國西安舉行。由於時值俄烏戰爭陷入僵持局面，加上中國與西方國家處於結構性競爭的格局。幾乎是同個時間，七大工業國集團（G7）高峰會也在 5 月 19 日至 21 日於日本廣島召開，因此第一屆的「中國-中亞峰會」的舉行，大有與 G7 峰會互別苗頭之意。此次中國選在西安舉行峰會，可以說是別有用心。西安是中國古都，唐朝首都長安所在，如今習近平選擇在西安接見中亞四國總統，舉行首屆峰會，接待各國外賓時，刻意讓工作人員穿起唐朝服飾，高舉唐朝旗幟，即便連晚宴都選在「大唐芙蓉園」。種種用心的安排，都是要使人聯想起唐朝時期，唐太宗被尊為「天可汗」，以西域突厥、吐蕃、回紇等西域諸國使節來長安朝貢的歷史畫面。¹

回顧歷史，中亞五國的元首峰會最早可以追溯到 2017 年。當時烏茲別克

¹ 天可汗不只是尊號，已經是一種具有實質意義的國際安全體系，以維持當時各同盟國的集體安全。天可汗可以調動聯合軍隊共同確保成員國的安全，是歷史上非常早的一種國際安全組織的實踐。

的總統 Shavkat Mirziyoyev 提出倡議，緊接著在 2018 年於哈薩克舉行第一屆的中亞五國元首峰會。以五國元首峰會為基礎，中亞五國後續分別與中國、美國、俄羅斯、日本、甚至歐盟，都舉行了「C5+1」的多邊會談。事實上，就在今年 2 月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前往中亞訪問，進行中亞與美國「C5+1」的會談。回到當前整體國際局勢來看，中國與西方國家陷入結構性的對抗，加上俄烏戰爭持久不下，引起多個地緣政治上對於安全議題的重視。如今中國主辦第一屆「中國-中亞峰會」，一方面時間正好與日本舉行 G7 峰會重疊，二方面也有回應 2 月時美國與中亞「C5+1」的意味，鑲嵌在當前的國際氛圍下，中國-中亞峰會的舉辦格外令人注目。

二、中亞對中國的重要性

中亞地區在地緣政治上位於亞歐連接的地理位置，也被形容為中國與俄國的後院。在蘇聯解體之後，中國在 1992 年相繼與中亞五國建交，中亞地區自此長期被視為俄羅斯、中國主要影響的勢力範圍。2002 年，中國、俄羅斯與中亞的哈薩克、吉爾吉斯、塔吉克、烏茲別克建立「上海合作組織」，僅土庫曼基於中立國未參加。中俄兩國始終相當積極的經營中亞這個後院地區。由於中亞在地緣上有重要的戰略地位，美國與歐洲甚至日本，長時間以來也希望能突破與中亞國家的關係，希望能在中亞擴大影響力並牽制俄國和中國。俄烏戰爭爆發後，中亞五國對於俄國佔領烏克蘭的國土均持不承認的態度，讓美歐國家增加了經營中亞的機會，希望能藉此拉攏中亞國家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中國勢必投入更多資源來維持與中亞國家的關係。不僅如此，在俄烏戰爭爆發後，中國也順勢成為中亞地區領導者的角色，並希望能依此模式將中國的影響力擴展到非洲、拉美等其他的发展中國家。

除了地緣上的戰略位置之外，中亞地區也是中國推動「一帶一路」下，連結東歐市場的關鍵地區，對中國具有經貿議題上的重要性。中國在經貿議題上除了深化帶路倡議，目前也積極在中亞地區推動去美元化的貿易交易，並確保中亞在能源供應上的管路暢通。從經濟角度而言，中國在 2005 至 2022

年期間在吉爾吉斯斯坦的投資總額為 8.5 億美元，在塔吉克斯坦的投資總額為 10 億美元，在烏茲別克斯坦的投資總額為 15.6 億美元，在土庫曼斯坦的投資總額為 17.9 億美元，在哈薩克斯坦的投資總額則達為 198.6 億美元。總計為 250.6 億。再從雙邊貿易來看，2022 年也已經達到 702 億美元。² 經由前述的簡介，可以看出中亞地區無論在戰略位置或是經貿議題上，對中國都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。

三、美、中、俄對中亞的競逐

在中國-中亞峰會召開之前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才剛於今年 2 月訪問中亞，與中亞五國舉行「C5+1」的會談，並且宣布投入 5000 萬美元成立「經濟韌性倡議」，協助中亞地區的基礎建設，大有和中國的「一帶一路」互別苗頭之意。由於美國在中亞地區無論是地緣或歷史因素上，皆比不上中、俄兩國，因此在中亞的佈局與經營自然也無法與中俄兩國相提並論。布林肯今年三月到中亞的訪問，也不過是拜登政府 2020 年以來最高層級到訪的官員。而俄國總統普丁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都已經多次到訪。尤其是俄國總統普丁，在俄烏戰爭後，普丁光是在 2022 年一年內，就與中亞領導人舉行了超過 50 次的線上或面對面會談，甚至在一年內直接訪問了中亞地區五個國家。俄國在俄烏戰爭延長戰事下更加用心經營中亞，擔心中亞轉向的用意極為明顯。也正因如此，布林肯在俄烏戰爭一週年之際到訪中亞，被視為美國開始佈局中亞，進行「挖牆角」的動作，更被俄國、中國視為美國有意在後院點火的挑釁行為。

美國自然也清楚知道，不可能在幾次高層訪問、提供若干經濟援助，就能在短時間內拉攏中亞國家，但降低中亞國家對俄國與中國的依賴，尤其避免中亞國家成為制裁俄羅斯的缺口，是美國在中亞投注資源的短期目標。在

² 李霆剛，〈俄烏衝突改變中亞地緣政治版圖〉，《香港 01》，2023 年 5 月 8 日，
https://www.hk01.com/article/895626?utm_source=01articlecopy&utm_medium=referral。

中亞五國中，哈薩克尤其受到美、中、俄的重視，一方面哈薩克與俄羅斯接壤長達 7500 多公里，二方面哈薩克擁有僅次於中東的豐富油田，經濟以石油、天然氣、採礦、煤炭為主。跨國能源企業例如雪佛龍（Chevron Corporation）、艾克森美孚（ExxonMobil Corporation）等美商能源公司，在哈薩克均有鉅額投資。俄烏戰爭後，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，哈薩克的油田以及是否成為對俄羅斯進行轉出口的破口，成為美國與西方國家關注的焦點。³

四、結語：中國重返中亞只是開始

首段提及，中國歷史上，在唐朝時期曾經在中亞地區以「天可汗」之尊成為區域的霸主，可以調停盟國的仲裁、集結盟國聯軍並維持盟國安全等權力。在冷戰時期，中亞地區成為前蘇聯加盟共和國，即使蘇聯解體，俄羅斯仍是中亞地區最有實力的外部勢力。過去在中亞地區，透過「上合組織」呈現中、俄共管的平衡局勢。如今俄烏戰爭爆發，俄國無力兼顧中亞之際，中國大舉佈局，擴大影響力，大有重返中亞，取代俄國成為該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之意。首屆的中國-中亞峰會，在沒有俄羅斯參與的情況下，雙方達成 54 條協議、雙方建立 19 個共同平台、發表 9 項文件與聲明。其中，中國與中亞將建立元首會晤、部長會晤機制，並建立秘書處，意味著中國-中亞的多邊機制常態化與制度化，最後並議定第二屆峰會將於哈薩克舉行。未來是否逐步降低俄羅斯在中亞的影響力，中國成為中亞唯一的霸主，相當值得觀察。

中國利用俄國陷入俄烏戰爭的泥淖難以自拔之際，重返中亞成為地緣上的霸主，第一屆的中國-中亞峰會是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巨大成果，選在西方國家聚集日本舉辦 G7 峰會相同時間，更被視為一種展現實力與秀肌肉的大外宣。為了避免刺激俄羅斯，在會議期間沒有涉及烏克蘭議題，也對俄羅斯隻字未提。在峰會結束後，共同簽署的「西安宣言」，以「合作」和「發展」

³ 中國、土耳其以及哈薩克在內的中亞國家，被西方質疑在制裁期間進口物資到俄羅斯。哈薩克為此否認，歐盟甚至為此，將亞美尼亞、中國、伊朗等國家的部分公司列入制裁，美國也不斷呼籲中亞國家，不要成為制裁俄羅斯的缺口。

為主軸，中國並且向中亞國家提供總額 260 億元人民幣的融資。可以預見的是，中國將會繼續以這種「灑幣援外，建立大國典範」的模式，在其他發展中國家，例如拉美、非洲等區域，建立新的價值體系。在俄烏戰爭持續進行，俄羅斯國力持續削弱的當下，中國逐步接收俄羅斯的地盤，對外的價值模式擴張將成為民主、人權威脅外溢的主要來源。

責任編輯：呂佳恩

